



加媒：幸存者呼吁加总理关注中共器官走私

【明慧网】加拿大法文媒体 Huffington Post 记者 Catherine Lévesque，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发表了酷刑受害者呼吁总理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导。报导中称，中国劳教所的幸存者被关押，很可能是为了非法摘取器官，他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制止这场每年杀害了十多万中国人的灾难继续在暗中进行。

记者采访了两位受害人：Cindy Song 和荆天。报导中称，二零零一年被（非法）抓捕后，当时二十六岁的 Cindy Song，作为一名“良心犯”被送往中国东部淄博市的一个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三年。她的罪名是按照法轮功的教导做人。

报导中称，近十八年来，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许多人在被（非法）抓捕后神秘失踪。Song 女士在劳教所每天被强制劳动从早晨六点开始直至二十三点结束，有时到午夜。她的每次用餐时间只有五分钟，上洗手间需要申请许可。被（非法）关押的人之间不允许交谈。她叙述说，和她所遭受的那些酷刑折磨相比，“（去劳动）那些时间还比较平静。”“（他们）可以使用各种暴力，可以致命。”

报导称，那些和她一样被（非法）关押者还会被强行接受医学检查。在她来到劳教所之前，一名医生强行采集 Song 女士的血样、尿样，并对她进行透视检查。

报导称，到了劳教所，她被强迫在一份同意捐献器官的表格上按了指印。看守她的狱警们有时会说起，他们有“指标”要完成，或者威胁说，要把她送到一座“特殊监狱”去，那样她就再也回不来了。

二零零六年揭露罪恶的重要日子

报导称，最早承认政治犯因强行摘取器官被杀害的人中，有中国东北苏家屯集中营一名外科医生的前妻。二零零六年三月的一天，她匿名揭发了这些暴行。她的丈夫曾向她承认，他曾经摘取过一些法轮功学员的眼



图：加拿大法文媒体 Huffington Post 刊登了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罪行的报道。（网络截图）

角膜，其中有些是活体摘取。他所工作的医院还摘取肝脏、肾脏和皮肤，然后将尸体扔进一个焚烧炉里，毁灭证据。

渥太华的反活摘法案

文章称，器官走私重新成为新闻话题，保守党议员 Garnett Genuis 希望重新推动自由党前部长 Irwin Cotler 提出的 C-561 法案。这部法案二零一三年只在议会进行了初步审查。C-561 法案提出对参与器官走私者进行刑事处罚，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外国，只要存在金钱交易而且没有获得捐赠者同意的器官移植都属此类。

“这里，在加拿大，我们对此存在法律空白，应该予以规范，”Genuis 先生在演讲中表示，“现在尚无法律禁止加拿大人前往外国接受非法来源的器官移植。”“根据国际法律，支持器官走私是反人类的犯罪，因此在这里，在加拿大，也应该被认定为犯罪。”

前联邦议员 David Kilgour 及人权律师 David Matas 曾于二零零六年发表联合撰写的报告，这是首次对中国良心犯器官走私罪行的曝光。

报导称，这两位人士以及记者 Ethan Guttman 在十年后的二零一六年，发表了一份厚达七百九十八页的

报告，其中认为中共二零零零至二零一五年间非法摘取的器官最高可能达到一百五十万个。而非中共宣称的，每年约有一万例器官移植。

加拿大应该“睁大双眼”

报导称，特鲁多政府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联系，Kilgour 认为加拿大应该在人权方面“睁大双眼”，并对“加拿大价值”坚持到底。“人们担心这个法案（C-561）无法通过，因为这会触怒中共。但如果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又怎么会被触怒呢？”他讽刺地说。

对 Cindy Song 的酷刑折磨在二零零四年——她被释放前几个月，才结束。他的父亲每天都追着劳教所负责人，要求女儿被释放。回首过去，Song 女士认为，对她的各方面营救让她得以幸存。“我认为如果没有我父母的帮助，我可能就‘消失’了”，今年四十二岁的 Song 女士表示。

另一方面，荆天经过了多次绝食，抗议对其的（非法）关押。她在足足五十天没吃任何食物之后被释放，因为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四十七岁的荆女士认为，将她送回家是因为怕她的死亡产生负面影响。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意摘取经过长期饥饿的、状态糟糕的器官。

在加拿大的新生活

报导称，两位女士后来来到加拿大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Song 女士学习了法律，希望成为一名律师，荆女士喜欢园艺，并在温哥华的旅游景点揭露中共政权的罪行。

宋女士说：“让人了解关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很重要。在加拿大，很难想象那样的事情正在世界上发生着。但是它们确实在发生。”

“这是发生在现代的群体灭绝。我们回应的方式关乎我们人类和道德。”（明慧记者英梓综合报导）◇



王建国被迫害致死 11 年 家人再次被骚扰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沙河子派出所的警察,两男一女,再次到法轮功学员赵秋梅的母亲家里骚扰。

吉林市赵秋梅女士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份修炼法轮大法后,曾患有的先天性头痛、乙肝等病症痊愈。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赵秋梅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和拘留各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两次(一次两年,一次一年)。

丈夫王建国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第一看守所,四十天被迫害致死。

赵秋梅因不堪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至今十一年。

一、赵秋梅本人二次被劳教,被迫流离失所十一年

(一)进京上访,被警察打昏后打毒针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赵秋梅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讨还清白。两名便衣警察直向她扑来,不停地打她,还把她按到车座下,用腿用力压住赵秋梅的后背,不让她起身。直到天安门派出所又出来两名警察,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当时就把赵秋梅打吐血了。

没过几分钟,他们要给赵秋梅照相,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一个便衣警察用力一脚踢到赵秋梅的阴部,把她踢得一下子头撞到墙上,晕死过去,不省人事。昏死过去后,便衣警察们给赵秋梅打了不知名的毒针。

(二)劳教所的黑暗:五个施暴者电棍电、毒打,大针刺十指

二零零一年年末,赵秋梅被绑架到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二零零三年二月份,肖爱秋一大早就把赵秋梅叫到办公室,以不写思想汇报为由,私自动用刑具,对赵秋梅大打出手,两只电棍(一大伏、一小伏)、一副手铐、三个皮带,五个施暴者。三个大队长:李文娜、王丽梅、温影;两个管教:肖爱秋、张立红。肖爱秋突然起身,拿入手铐,强行给赵秋梅女士戴手铐,大队长温

影、李文娜、管教张丽红,一顿拳打脚踢把赵秋梅打倒在地。王丽梅拿电棍电赵秋梅的头部和颈部,从上午九点一直折磨到下午两点多。她们还让赵秋梅带着伤干活,一天赵秋梅全身疼痛难忍,晕倒在地,她们抬赵秋梅做心电图,赵秋梅被迫害出严重心脏病。

一天晚上,赵秋梅由于遭迫害,身体虚弱,晕倒在车间,劳教所的医务所长郭旭值班,来到车间,当知道赵秋梅是法轮功学员时,拿出一根大针,十个手指尖全部扎遍,痛苦程度无法形容。

二、丈夫王建国被迫害致死

赵秋梅的丈夫王建国先生,一九九九年九月到一九九九年十月,被非法拘留一次,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到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劳动教养两年,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被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被吉林市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三十岁。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三日,王建国的家人在自家院内搭灵棚祭王建国,挂上挽联:“做好人反遭迫害天理难容,白发人送黑发人冤情谁知,四十天惨死看守所”。王建国八十一岁的奶奶抱着王建国的遗像,到吉林市政府为被迫害致死的孙子伸冤。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吉林市昌邑分局局长带队,四、五十个着装的警察,其中有五、六个女警,开着十三辆车闯到王建国先生家,警察把王建国先生家门前的道路上下全部封锁,闯进院内,在家人不在的情况下,强行拆除灵棚,灵棚内外所有的东西都被警察们拆除并全部抢走。

据吉林市公安人员刘建华透露说:王建国的遗体早已被火化,是刘建华亲手推去火化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在家人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就把王建国的遗体直接火化,这世界是否还有法律?还有公道可言?

三、赵秋梅的母亲再次被骚扰

二零一七年至今,吉林市船营区

沙河子派出所的恶警们,一直在不停地骚扰赵秋梅的母亲,一到敏感日或是在过年过节时,就到赵秋梅的母亲家去骚扰,问赵秋梅是不是在家里?还要问一些关于赵秋梅的一些情况: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能回家之类的。

现在各地区抓捕法轮功学员后被释放的案例比比皆是,越来越多,有的地区也出现了根本不抓捕和支持的现象,他们都已经看清现在的形式,都在给自己和家人选择正确的路在走。

正告那些还在继续想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看清现在的形式,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在陆陆续续地被绳之以法,不想和他们一样,或不想被当作替罪羊,就不要再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请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未来。◇



油画:我要妈妈

吉林省女子监狱,老监狱地址在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二零零二年成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所谓“教育监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吉林省女子监狱搬到长春市兰家子,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改为“八监区”。从二零零二年以来,吉林省女子监狱共非法关押迫害六百多名全省各地的善良的女法轮功学员,其中刑期最长的十九年。◇